

滿滿的祝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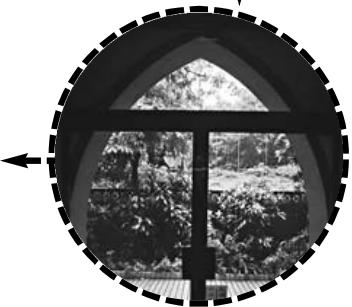
◆陳柳惠容

的根基與依傍。

未進台大便已得知，和平教會對學生有份額外的關懷，並且在《聖經》教導與聖歌隊事工也特別注重，於是一進大學便往和平報到。也許當時初由南部鄉下來到臺北大城，好奇的心總嚮往多面的體驗，雖在和平「出沒」，但也在許多教會中遊走。直到大二下學期，知道信仰不是園遊會，事奉也不是辦活動，遂決定在和平穩定下來，讓神來帶領造就我。

曾經負責新生的帶領與關懷，與弟妹們走過生之探索，為青澀注入些許沉思；在擔任青年團契副會長時，讓我有機會體會到教會牧師、長執與許多長輩對年輕人的看重與期許；聖歌隊不僅帶領我進入（當時的）現代聖樂的園圃，也啟發我注意音樂與聖經神學的結合；小組的設立讓我們互為諍友，在聚會中互啟新思，在生活中常相「督責」；山地福音隊打開我們關懷校園與城市之外的同胞的眼光，可說是宣教的「初體驗」。記得好友鴻信在一次聚會中分享到：「在和平可以學習到學校任何社團的一切好處；而在和平所受到的信仰造就，卻是任何社團都無法給予的。」當時點頭同意的年輕人，有許多如今已在許多教會與福音崗位上作忠心僕人、謙

猶記1977年寒假，尚在台大中文系就讀四年級的我，因和平教會歡欣迎接創設三十年而蒙商牧師指派為臨時幹事，負責三十週年的聯繫、編輯、通訊事工，因而對深愛的和平教會歷史有了更深刻的認識。如今另一個三十年又過去了，和平已走過一甲子，而當年耽溺於牧長呵護、輔導提攜、弟兄姐妹互愛的我，也從盛氣與稜角走到了沈穩與寬厚的邊緣。三十年來，儘管漂泊東西，苦樂俱嘗，但在和平四年所受的信仰與性情的栽培與操練，一直是堅定不移



和領袖了。

1977年畢業返南部教書後，回和平的機會並不多；1986年出國後，更在睽違21年後才重回和平懷抱，但和平種下的根是深的，和平所賦予的養份也助益了靈程的探索，而「和平人」那道堅韌的友誼之索，更是這許多年來情感的滋潤。我仍珍藏商牧師的講道筆記，帶領聖歌隊的錄音，黃長老、長老娘的關愛。這些在心頭仍散發著溫暖，並且成為我們關懷學生的榜樣；輔導張哥、吳姐多年來在生活與事奉上，仍常協助；難忘茂堂兄、信貞姐、榮德兄、望惠姐、水旺兄對我們這些少不更事、容易犯錯的小弟小妹們的包容與教導。他們多位雖已成牧師、師母及教會領袖，但我們仍習慣保持以往對他們的稱呼，雖然看似「沒大沒小」，但也是感念他們這麼多年來帶給我們的深刻影響。

而當年在和平「共水」(gang jui意為「同年級」，在此借用作「前後期」和平人)的和平人，我們的互愛、共勉、磨合，甚至偶有的爭吵，不但留下美好的回憶，也是珍貴的成長因素。難忘仁光的寬厚、銘章的正直、婷良的幹練、璧如的坦誠、秀玉的細膩、堅仁的幽默、錫安的靈活、雅容的爽朗、攻琴的機智、嘉強的善良、

仁哲的文思、敏聰的詼諧、鴻信的睿智、悅悅的歌聲、純伶的曲藝、怡方的賢德、玲真的深邃、偉華的耿直、暉德的真摯、堅信的謙和、愛光的溫柔。許多年來，我們仍與多位相往來，儘管歲月與經歷使我們的個性如月般有增添有修刪，但每次聚在一起，便又如回到在和平的歲月，說不完的衷情、敘不盡的感恩。

不可不提的是，在和平，仲玟與我因青年團契與聖歌隊而相識，進而結為平生知己，牽手一世。仲玟在和平從對《聖經》一無所知，進而決志、受洗，並受到許多兄姐的鼓勵與提攜，讓他逐漸成了沉穩好思的追求者，與踏實老練的實踐者，我們只能說神的恩典真是何等奇妙！

和平雖已走過一甲子，但它依舊年輕而充滿活力。但願我們也在神面前立志，不管我們是老於或少於六十，我們都有迦勒的心志與提摩太的勇氣，一起更認真地認識真理，更起勁地事奉神，讓我們的神對我們說：「我為你們設立和平長老教會的心意，在你們身上彰顯出來了」。

註：陳仲玟、柳惠容於1973-1977在和平受造就。目前於美國印地安那州Fort Wayne華人教會服事。